

# 「翬」形來源補說<sup>\*</sup>

陳 劍

（上海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 
「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」協同攻關創新平臺

## 摘要

「翬」形來源於「習」字，係由之分化而出。可能是由「習」將上半「羽」形移到下方而來，也可能係由「習」之繁形「翬」省略上方而來。後者可能性更大。

**關鍵詞：**字源、翬、習

---

<sup>\*</sup> 本文為二〇二一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「阜陽漢簡整理與研究」（21&ZD305）、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「中國出土典籍的分類整理與綜合研究」（20VJXT018）的階段性研究成果。

# A Supplementary Study on the Etymology of *ta* (𠂔)

Chen Jian

(Shanghai) Professor of Center for Research on Chinese Excavated Classics and  
Paleography of Fudan University  
“Paleography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Program”  
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latform


## Abstract

The character *ta* (𠂔) comes from the character *xi* (習) and is derived from it. It may be due to the *xi* (習) moving the upper half of the *yu* (羽) to the lower half, or it may be due to the complex form of *xi* (習) “𦇧” omitting the upper half. The latter is more likely.


**Keyword:** Protoforms, *ta* (𠂔), *xi* (習)


## 一 舊有說解

「翬」是漢字系統中頗為活躍能產的構字聲符。《說文》从之得聲之字有「𨾏、𨾏、𨾏」，又有以「𨾏」為聲符之「𨾏」；後世常用字還有「𨾏、𨾏（此兩字見於《說文》新附）、𨾏、𨾏、𨾏、𨾏」等。但「翬」形在先秦古文字中尚未看到，其來源和構形理據分析亦皆成問題。

《說文·羽部》「翬」字篆形作，說解謂「飛盛兒（小徐本「兒」下有「也」字），从羽𠂔。」徐鉉等曰：「犯冒而飛，是盛也。」出土秦漢文字中已有从「翬」之字，雖尚不多見，但可以肯定皆非从「𠂔」。說文學家多據「𠂔」形為說（如段玉裁注所謂「从𠂔者，《莊子》所云『翼若垂天之雲也』」云云），即由此失去了立論基礎。因其形不見於古文字，故幾種重要的分析說解字源的著作如《說文新證》、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和《字源》等，皆未收錄。

我注意到的甚有參考價值的講法，是將「翬」形與「習」字相聯繫之說。最早林義光曾謂，「『習』即『翬』之倒文，象形，與『翬』同意（『翬』『習』亦雙聲旁轉）」；同時說解「翬」字又云，所謂「𠂔」形「象鳥頭」，「羽」形係「兩翅後揭，象飛形」云云，<sup>1</sup>此顯然難信。後來日本學者白川靜則謂，「翬」「可以看作是『習』的倒形」云云，此點較林說為佳，但對「習」字本身以及所謂「倒文」之說解亦多誤。<sup>2</sup>

趙平安先生在考釋漢印姓氏「翬（）」字時，曾明確指出「習」「翬」「本為一字」。其說不長，具引如下：

從字形分析，（）當从止，習聲。止是足之省。《說文》跟或省作跟，可證。

習和翬本來是一個字，所从白和日都由日字變來。《說文》：「習，數飛

<sup>1</sup> 林義光原著，林志強標點：《文源（標點本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頁79。論者或評注謂：「按林說獨辟蹊徑，形、音、義俱有理據。不過『翬』字後起，而『習』字見於甲骨文，此其說之缺陷也。」見林志強、田勝男、葉玉英評注：《《文源》評注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頁160。

<sup>2</sup> 白川靜：《字統（普及版）》（東京：平凡社，1994年），頁645。

也」，「翳，飛盛兒」，知二者字義相近。習在緝部邪母，翳在葉部透母，語音亦接近。古文字中只有習沒有翳，足證其本為一字。故知躡應即躡字。

古有躡姓，《姓氏尋源》：「突厥部有躡氏，亦或鮮卑躡頓之後。」<sup>3</sup>

隨著出土秦漢文字資料的增多，我們現在可以肯定，「翳」形來源確實與「習」字有關；其間具體情形，也可以講得更為準確清楚一點了。本文在上引趙說的基礎上，詳舉有關材料，作一些補充論述。

## 二 秦漢文字相關諸形

### (一)

現所見漢代以前出土文獻中獨立成字的「翳」，似僅見於東漢後期繁陽令楊君碑陰。其石久佚，亦無拓本傳世。宋代洪适《隸釋》卷九載其文作「故功曹史董翳元政」，係人名用字。稍後的婁機《漢隸字源》卷六入聲盍韻摹其形作：

翳

上半與東漢文字「冒、冕、曼、最」等上所从之「冂」旁寫法明顯有別，而近於「曰」形。

秦漢出土文字資料中確定的从「翳」之字只有「關」。漢代的如下所舉數例：



北大漢簡《蒼頡篇》71



新出漢牘《史篇》二第卅二



《肩水金關漢簡（肆）》73EJF1:55

<sup>3</sup> 趙平安：《隸變研究（修訂版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0年），頁101。另漢印此形研究者或釋「翳」，或釋為「習止」兩字。

北大漢簡《蒼頡篇》「闢踐」連文，整理者讀為「跼」，<sup>4</sup>可從。「跼」字亦作「𨮒」（見《漢書·霍光傳》又《霍去病傳》等），即後世通行之「踏」。新出漢牘《史篇》第四十二：

……慎施爵祿，謹所尊利。毋令闢𨮒，素飡（餐）得尸。

原注釋謂：

闢𨮒，有卑賤、才能低下等意，《史記·屈原賈生列傳》：「闢𨮒尊顯兮，讒諛得志。」<sup>5</sup>

「闢𨮒」漢人筆下多見。據字典韻書所載，其字亦作「𨮒冗」、「𨮒𨮒」、「𨮒𨮒」、「闢𨮒」，等等。前舉金關簡73EJF1:55係一完整簽牌，其文為「接闢三（四）」，「接闢」顯即西北漢簡數見的「接𨮒（字或作『𨮒』）」，字典韻書或作「接𨮒」。<sup>6</sup>《爾雅·釋地》：「東方有比目魚焉，不比不行，其名謂之鰈。」陸德明《釋文》：「鰈，本或作𨮒。」是其可通之證。

綜上所述，前舉三形釋「闢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。此外，金關漢簡還多見一個作𨮒類形的「𨮒」字，絕大多數用於居延縣下之里名「𨮒都里」，有一例作「廣地𨮒都亭」（《肩水金關漢簡（肆）》73EJH1:25）。原整理者皆誤釋為「關」，研究者多主張應改釋為「闢」。<sup>7</sup>漢印中亦有此字，如《十鐘山房印舉》

<sup>4</sup>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：《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〔壹〕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頁138注〔四〕。

<sup>5</sup> 劉桓編著：《新見漢牘〈蒼頡篇〉〈史篇〉校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9年），頁193。

<sup>6</sup> 參看裘錫圭：〈漢簡零拾〉之「一五、守御器雜考」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簡牘帛書卷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84-85。後引裘說亦見此。又參看張麗萍：〈釋西北屯戍漢簡中的「接𨮒」——兼論「𨮒」的所指和作用〉，《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學報》2019年第1期，頁87-90。附帶一提，《居延漢簡（壹）》（簡牘整理小組編，臺北：中研院史語所，2014年）82.1第三欄之末：「門關、接𨮒，不事用。」所謂「接𨮒」兩字原作如下之形：



上引裘文改釋為「接𨮒」，研究者多從之（參看上引《釋西北屯戍漢簡中的「接𨮒」》，頁87）。按據上舉清晰圖版，下字顯然應釋為「𨮒」，裘文已引之《居延漢簡甲編釋文》475作「接𨮒」，對下字右旁「𨮒」的認識是準確的。上字則似應即「𨮒」字，簡文「門關、𨮒、𨮒（接）」並言，與居延漢簡46.29「戶關、𨮒、𨮒」並言，以及194.1「戶關、𨮒、接𨮒（𨮒）各二，不事用」、506.1「戶關二、接𨮒三（四）、木𨮒二」云云，皆相類。

<sup>7</sup> 參看孔德眾、張俊民：〈漢簡釋讀過程中存在的幾類問題字〉，《敦煌研究》2013年第6期，頁95。張俊民：〈《肩水金關漢簡（壹）》釋文補例〉，武漢大學「簡帛」網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?hanjian/6288>。

20B.26「宿關私印」，桂馥《繆篆分韻》已收在「關」字下，後出工具書或襲之。按釋「關」為「闢」，大概除了說為「省寫『曰』形」之外別無他據，而西北漢簡中「關都里」已共十餘見（金關簡之外還見於《居延新簡》EPT51.356、68.125、68.164，和《額濟納漢簡》99ES16SF2:1，舊亦皆誤釋作「關」），卻偏偏並無一例作前舉一般「闢」形者，這是對釋「闢」之說很不利的。近年新出《秦漢印章封泥文字編》承《漢印文字徵》等的處理辦法，將「關」字附於「門」部之末，<sup>8</sup>這還是比較謹慎妥當的處理辦法。

## （二）

前舉三形「闢」字所从之「翬」，皆上作「曰」形，與當時「習」字下半寫法相合，如𠄎（《肩水金關漢簡（伍）》73EJF3:258）、𠄎（北大漢簡《周馴》171），等等。但其形並非「習」全字之「倒文」，而可以看作將「習」字中之「羽」形「移位」到了「曰」形的下方。

更為重要的則是，漢代也有寫作从一般「習」形之「闢」字。我們最早見到的，是《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》3390殘簡的如下一形：



整理者釋寫作「闢〈闢〉」，注云：「闢，《說文·門部》：『樓上戶也。』」<sup>9</sup>按原書「凡例」謂：「殘簡多為習字者學習書寫之作，簡文常有增益簡省筆畫、錯寫筆畫、改變字形或潦草隨意的寫法，……不能識別其本字者，描摹其形，用尖括號『〈〉』標註出可能為某字。」由此可知，原整理者之意，大概是將其看作「闢」字之訛形或書寫有誤。按「闢」形不見於字典韻書，當時作此處理，

html，發表日期：2014年12月16日。張俊民：〈《肩水金關漢簡（叁）》釋文獻疑〉，武漢大學「簡帛」網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?hanjian/6313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15年1月19日。又李洪財：〈《肩水金關漢簡（伍）》校讀記（一）〉，武漢大學「簡帛」網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?hanjian/7481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17年2月25日。

<sup>8</sup> 趙平安、李婧、石小力編纂：《秦漢印章封泥文字編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），頁1046。

<sup>9</sup> 汪濤、胡平生、吳芳思主編：《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圖版玖玖、釋文頁42。上引字形圖片取自「國際敦煌項目（IDP）」網站，網址：[idp.bl.uk/database/large.a4d?recnum=50369&imageRecnum=738](http://idp.bl.uk/database/large.a4d?recnum=50369&imageRecnum=738)。

還是很謹慎妥當的。幸運的是，「𣥂」形又在新出漢牘《蒼頡篇》第卅四中出現了，且其文正與前舉北大漢簡《蒼頡篇》「𣥂踐」云云相對應。原形如下：



整理者直接釋為「𣥂」。<sup>10</sup>按細審其形，可以辨認斷定它的中間部分就是一般的「習」旁。由此可以確證，所謂「𣥂」字，確實就是當時「𣥂」字的一種通行異體，而非偶然訛形。<sup>11</sup>

### (三)

秦文字中也有「𣥂」字，其所从「𣥂」形是現所見時代最早者：



《里耶秦簡（壹）》8-1386



《嶽麓秦簡（柒）》146／1687

其中「𣥂」形上半皆係「日」旁而非「曰」旁，更非「冂」旁。里耶秦簡之例，其所在竹簡上端殘，僅存「𣥂𣥂（牒）扇」三字（其下為空白），尚難強說。嶽麓簡原文作：「·諸榦官徒有亡者，作所官移其告𣥂𣥂（牒）作所縣-（縣，縣）聽其官印論之。」整理者原注謂：「𣥂𣥂：『牒』通『牒』，即牒書。《說文·門部》：『𣥂，樓上戶也。』簡文『𣥂』可能作『牒』的形容詞。𣥂𣥂，或為記錄逃亡者信息的文書。」<sup>12</sup>按有關問題較為複雜，我另有專文探討，<sup>13</sup>此不贅。

<sup>10</sup> 前引劉桓編著：《新見漢牘〈蒼頡篇〉〈史篇〉校釋》，頁93、95釋文注釋。

<sup>11</sup> 「𣥂」與「𣥂」的交替變化，似乎對前引趙平安先生釋「𣥂」為「𣥂」之說有利。漢印中還有人名用字「𣥂」形（𣥂、𣥂，參見前引《秦漢印章封泥文字編》，頁722），按「𣥂」字不見於字典韻書，似亦可據此釋為「𣥂」，「𣥂」字見於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等。但以「習」作聲符之字亦多見，而且從《說文》看「習」與「𣥂」兩字當時已分化開，故以上設想尚嫌缺乏確證，姑誌此備考。










<sup>12</sup> 陳松長主編：《嶽麓書院藏秦簡（柒）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22年），頁172。




<sup>13</sup> 陳劍：〈秦簡「𣥂𣥂」志疑〉，「嶽麓書院藏秦簡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，於湖南長沙舉辦，舉辦日期：2023年11月9-12日。

### 三 「習」與「習」的密切關係

#### (一)





討論至此，需要略為補充交代與「習」形下半寫法變化相關的問題。

我們知道，《說文·習部》「習」字說解所謂其下所从之「白（自）」旁「𠂔」，乃至整個《白（自）部》所收「皆、魯、者、𦉳、𦉴（智）」等諸字，其下所从據古文字看皆係來源於「口」旁中間加飾筆而演變成之「𠂔／甘」形，而與所謂「自」字無關。「習」字殷墟甲骨文已多見，本作从「日」𠂔（彗）聲，後來「𠂔（彗）」形訛混為「羽」形；其下的「白（自）」旁𠂔，研究者多逕說為由「日」旁訛變而來，實尚嫌不夠準確。我們看「習」字後來的演變，戰國文字作从「日」旁（如晉系文字《古璽彙編》2181、2425 、，楚系文字新蔡葛陵簡零213 ，秦印文字  等）的同時，亦已多見作从「𠂔／甘」形者，如 （新蔡葛陵簡甲三25，亦即楚簡中時代較早的新蔡簡已兩路寫法皆有之）、（郭店簡《性自命出》1）等，或再訛作「自」形 （郭店簡《語叢三》10）。後一類作从「𠂔／甘」形的寫法，才是《說文》篆形  的真正來源。而且還可以據此反推，此類形更原始者應該是下方本作「口」形的。正巧，秦文字中从「口」形之「習」近年也已經看到了，即《盛世璽印錄·續貳》114「習且（胥）市（師）印」之 ，它才是《說文》小篆所謂从「𠂔」之形的真正來源，而與「日」形無關。

一般而言，古文字中「日」旁與「口」或「𠂔／甘」形不會發生自然演變或訛變關係，即如劉釗先生在考釋古璽  字時所云：「如果將『書』字視為『晝』字之訛，就要在古文字構形演變規律中，找出『日』可訛為『甘』的一些例證。可是我們找不到這樣的例證。」<sup>14</sup>不過，古文字中某字同時存在从「日」與从「口—𠂔／甘」兩路寫法之例，確實也還是有的（至於為什麼會有此兩類不存在字形演變關係的寫法，則是另一個問題）。除了上述「習」字外又如，「審」字或从「日」作 （《清華簡（捌）·攝命》21）、（睡虎地秦簡

<sup>14</sup> 劉釗：〈古璽格言璽考釋一則〉，收入氏著：《書馨集——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論叢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259。



《封診式》68)、 (《珍秦齋藏秦印·秦印篇》378)等，可對比一般之形如西周金文五祀衛鼎，春秋金文楚恭王禽審盞，以及楚簡多見的類形。更為典型的，則是「晉」字。其形作从「日」之一般例，於西周春秋金文中已頗為多見，可不必贅舉。<sup>15</sup>延續到秦漢文字，《說文·日部》「晉」字篆形是下从「日」的，漢代文字亦頗有之；更多的，則是作下从「日／甘」形者。其兩路寫法，都是分別承襲自更早字形而來。同樣地，「習」字在漢代文字中也是兩路寫法皆有之。秦文字中「習」尚不多見，但正是多為下作「日」形的；或繁化為「目」形，與「督」字變化平行。如下所舉：



《里耶秦簡（壹）》8-355



《里耶秦簡（貳）》9-2464背



睡虎地秦簡《為吏之道》40參



《嶽麓秦簡（柒）》111／1042

由此可以確定，前舉秦文字「𦣻」字三形，也是可以將其中上作「日」形之「𦣻」看作「習」形之變的。秦漢文字「𦣻」形上方變化正與上述「習」之兩路寫法分別相合，這就大大增加了將「𦣻」與「習」相聯繫認同的必然性。

單看「𦣻」與「𦣻」之異形交替，其變化大概可以解釋為，它受到了其他从「羽」形之字寫法的影響。从「羽」形之字，固然大多是「羽」旁在上方者，但也有不少是「羽」旁位於全字下方的，如「翕、翕、翦、翳」等；還有些字則「羽」旁位於上方與下方兩類寫法都有，如「翬」字，漢代文字即作「翬」與「罪」兩類形者皆有之，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甚至以作「罪」形為常。<sup>16</sup>受此影響，「習」旁即可將「羽」形寫到下方變作前舉諸「𦣻」形。但全

<sup>15</sup> 參見董蓮池編著：《新金文編》（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854-855。陳斯鵬、石小力、蘇清芳編著：《新見金文字編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202。

<sup>16</sup> 參見劉釗主編，鄭健飛、李霜潔、程少軒協編：《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0年），頁408。

面綜合考慮，這樣解釋可能還失於簡單，詳後文所論。

## (二)

從讀音和有關文字關係來看，將「𦣻」與「習」相聯繫認同，也是沒有問題的。

「𦣻」與「習」古音分屬葉部與緝部，兩部相通之例，殆不勝枚舉。就聲母而言，「習」為邪母，「𦣻」為透母，「闔」則為定母。其間發生關係之例如，从「習」聲的「𦣻」字，《說文》謂「讀若疊（定母）」；「習」與「襲」相通習見，戰國文字常以从「𦣻」聲之「𦣻」字為「襲」，李家浩先生已經指出，「𦣻」以及「襲」之聲符「𦣻」《說文》皆謂「讀若沓（定母）」。<sup>17</sup>古文字亦常以从「兹」聲之字為「襲」，以「兹」為基本聲符之「隰／陞」，其異體或从「習」聲作「𦣻、𦣻」，而同以「兹」為基本聲符之河流名「濕」（《說文·水部》作「濕」），即為透母字。嶽麓秦簡《為吏治官及黔首》11、12第三欄「用兵不濕，盜賊弗得」的「濕」字，王寧先生讀為「習」，<sup>18</sup>亦可為參考。

「𦣻」或以「執」字為之。馬王堆帛書《十六經·正亂》二十七～二十八行：「充汙（其）胃以為鞫（鞫），使人執之，多中者賞。」原整理者注謂：「執，疑讀為鞫鞫之鞫。執、鞫古音相近。」<sup>19</sup>《逸周書·王會》正西之國有「闔耳」，「闔、闔」一字（《後漢書·南蠻西南夷列傳》「其人能作旄氈、班罽、青頓、髦毼、羊羴之屬」李賢注引即作「闔耳」），猶「檣、榻」、「躡、鞫」一字。「闔耳」論者多以為即《山海經·海外北經》之「聶耳」。<sup>20</sup>義為「懼」的「𦣻」、「𦣻」與「𦣻」諸字，實亦可認為表同一詞。

更為直接的證據，則是前舉「接闔」、「接櫟」之下字，亦或作从「習」聲

<sup>17</sup> 李家浩：〈釋上博戰國竹簡〈緇衣〉中的「兹臣」合文——兼釋兆域圖「𦣻」和𦣻羌鐘「𦣻」等字〉，收入《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·李家浩卷》（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143-150。此文引唐蘭先生說，讀𦣻羌鐘之「𦣻」字為襲擊之「襲」並加以補證，後出清華簡《繫年》四見以「𦣻」為襲擊之「襲」（簡46兩見，又簡93、94），可證此說之確。又《清華簡（陸）·鄭文公問太伯》甲本簡6、乙本簡5，和《清華簡（柒）·越公其事》26、68、69，皆以「𦣻」為襲擊之「襲」，「𦣻」所从聲符「𦣻」即「重衣」義之「襲」的表意初文。由此進而言之，「𦣻」字會否就是「闔」字異體，或者說即楚文字中之「闔」，也是可以考慮的。

<sup>18</sup> 王寧：〈釋嶽麓秦簡〈為吏治官及黔首〉的「不濕」〉，武漢大學「簡帛」網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?qinjian/6461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15年8月22日。

<sup>19</sup>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〔壹〕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0年），頁68。

<sup>20</sup> 參看黃懷信、張懋鎔、田旭東撰：《逸周書彙校集注（修訂本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915-917。或更說為即《山海經·大荒東經》之「儋耳」、《淮南子·墜形》之「耽耳」等，亦有其理。《呂氏春秋·任數》「西服壽靡，北懷儋耳」，《山海經·大荒西經》「有壽麻之國」郭璞注引作「南服壽麻，北懷闔耳」。

之字。《莊子·在宥》：「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櫨也，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。」陸德明《釋文》：「櫨，郭（象）、李（軌）音習，向（秀）、徐（邈）徒變反。司馬（彪）云：接櫨，械楔。音息節反。崔（譔）本作櫨，云：讀為牒，或作譌字。接櫨，桎梏梁也。《淮南》曰『大者為柱梁，小者為接櫨』也。」<sup>21</sup>裘錫圭先生指出，「依崔說，『接櫨』與『接牒』就可以看作同一個詞的不同寫法了（《釋文》所引『櫨』字向、徐音為『徒變反』，亦與『牒』同）」。

此外又如，「薄切肉」義之「牒」字，或作「櫨」，如《鹽鐵論·散不足》之「狗牒馬腩（膺）」，<sup>22</sup>亦「桎」聲與「習」聲字相通之例。

根據以上論述，如果我們簡單地將「𦵏」形來源說為「習」形偏旁移位、再利用特殊寫法分化而成，已經頗為有據。但進一步考慮到下述一形，則還存在另一可能性更大的推測。

#### 四 秦文字更原始之形

##### （一）

睡虎地秦簡《秦律十八種·金布律》：

縣都官以七月糞公器不可繕者，……<sup>86</sup>……凡糞其不可買（賣）而可以為薪及蓋藹者，用之；毋（無）用，乃燔之。金布<sup>88</sup>

其中「藹」字原形如下：



整理者釋寫作「藹〈藹〉」，以為誤字。注謂：

<sup>21</sup> 今本《淮南子·主術》作「大者以為舟航柱梁，小者以為楫楔」，王念孫《讀書雜誌·淮南內篇第九》據此以及《集韻·帖韻》「接」字下「接櫨，梁也」續引此文亦作「接櫨」，校改「楫楔」為「接櫨」，研究者多從其說。

<sup>22</sup> 參看王利器：《鹽鐵論校注（定本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年），頁385-386。


翳，通翳，《廣雅·釋詁二》：「障也。」蓋翳即用以覆蓋遮障的東西。<sup>23</sup>

研究者多從此說。<sup>24</sup>亦或有所保留，謂「釋『翳』為遮蓋，於義可通，然是否足以確定為『翳』之訛字，有待更多字例佐證」。<sup>25</sup>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脂部設「翳」聲首，其下僅收此「翳」字，分析為「从艸，翳聲」；說解「翳」字則謂「字書不見，當是翳蔽之翳的本字」，「从二羽、从日，取羽翼蔽日之意」云云。<sup>26</sup>其說顯然頗為牽強無據，難以信從。

「翳」除去下部的「羽」形，即前述秦文字从「日」之「習」字；如除去上部「羽」形，則又即前述秦簡「闕」字所从之「翳」形。字形結合文意考慮，此「翳」形應以看作「習」字之繁構，從各方面來看皆最為順適。

## (二)

從構形變化講，我們知道，古文字中「重複書寫某偏旁」和相應的「刪減同形偏旁」的現象，都是很常見的。「習」字在下方重複書寫上方的「羽」形，即成「翳」旁。秦漢文字中，這類變化似較為少見，難以舉出切合的同類例證。不過，秦簡文字此「翳」形完全可以看作係繼承自更早的古文字，體現出所謂「籀文多繁複」的特點。




例如，《說文·水部》「流」字正篆作「𣶒」，重文「流」謂「篆文从水」，段注云：「流為小篆，則𣶒為古文、籀文可知。」按「𣶒」字於石鼓文《霽雨》兩見，可知應係「籀文」。現所見秦文字的「流」皆作只从一「水」旁之形，但作「𣶒」形者也可能仍在使用的。假如今後在秦文字中見到，則其情形就跟「習」之與「翳」非常相似了。與此所論更為切合之例又如，《嶽麓秦簡（肆）》109／1277的「繻（繻）」字作，即《說文·糸部》「繻」字籀文

<sup>23</sup> 前引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，頁40釋文、頁41注〔七〕。

<sup>24</sup> 參看中國政法大學中國法制史基礎史料研讀會：〈睡虎地秦簡法律文書集釋（四）：《秦律十八種》（《金布律》—《置吏律》）〉，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編：《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》第九輯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頁43釋文作「翳（翳）」，頁45翻譯作「蓋障」。又夏利亞：《睡虎地秦簡文字集釋》（上海：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，2019年），頁132。

<sup>25</sup> 洪燕梅：《〈說文〉未收錄之秦文字研究：以〈睡虎地秦簡〉為例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142-144。參看陳偉主編，彭浩、劉樂賢等撰著：《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（壹）》（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94。

<sup>26</sup> 黃德寬主編：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7年），第三冊，頁2861。

，<sup>27</sup>比秦文字一般的「繡」形如（周家臺秦簡341）要繁複得多。裘錫圭先生在論述「籀文裏有些很像是在較晚的時候有意加繁的字，其實也有相當古老的淵源」云云時，曾舉此「繡」字籀文所從為例，指出其「喬」形上方左右多出「臼」形的寫法已經見於西周金文。<sup>28</sup>除去此點之外，形右下方又將意符「糸」旁重複書寫，與「翬」即「習」形下方重複書寫「羽」旁相類，皆應看作係承襲自更早字形。

### （三）

從用法看，簡文「翬」字與「蓋」義近連用，如將其聲符「翬」看作「習」之繁形，就正好可以讀為音近義合的「葦」。

「習」聲字與「聿」聲字相通之例頗為多見。如，《管子·幼官》、《幼官圖》：「和合故能習，習故能偕，偕習以悉，莫之能傷也。」同書《兵法》：「和合故能諧，諧故能輯，諧輯以悉，莫之能傷。」後兩「輯」字與「習」字對應，「習」應讀為「輯」。<sup>29</sup>武威漢簡《儀禮》《服傳甲》、《服傳乙》三見的「縉」字，今本作「緝」；《說文·糸部》以「縉」為「縫」字或體，段注引《儀禮·喪服傳》「斬者何？不緝也」、「齊者何？緝也」，謂「緝即縫，段借字也」。《玉篇·糸部》：「縫，且立切，縫也。亦作緝。縉，同上。」今本《詩經·周南·蠡斯》第三章「蠡斯羽，揖揖兮」，安大簡為第二章，其中「揖」字作从「習」聲之「邇」。<sup>30</sup>此外，前文已經提到，「習」「襲」常通，同時古文字中又常以从「兹」聲之字為「襲」，而上博簡《緇衣》17的「兹」，今本作「緝」，由此亦可見其間文字關係。

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十「治葦」條（玄應撰）引《通俗文》：「覆蓋曰葦。」《楚辭·九歌·湘夫人》：「築室兮水中，葦之兮荷蓋。」朱熹集傳：「葦，蓋也。」同篇又「芷葦兮荷屋」，王逸注：「葦，蓋屋也。」《左傳·襄公

<sup>27</sup> 整理者原誤說為《說文·糸部》「繡」字「古文」，方勇先生已指出糾正。見方勇：〈讀〈嶽麓書院藏秦簡（肆）〉札記二則〉，武漢大學「簡帛」網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?qinjian/6656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16年3月25日。按其形略有寫訛，右上部本為「臼」形右半者與其下「糸」形相結合，省訛作近於「糸」形。

<sup>28</sup> 裘錫圭：《文字學概要（修訂本）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3年），頁55-56。

<sup>29</sup> 參看黎翔鳳撰，梁運華整理：《管子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年），頁177引劉績、丁士涵說。

<sup>30</sup>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，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），頁78。

三十一年》「繕完葺牆」杜預注：「葺，覆也。」陸德明《釋文》：「葺，……謂以草覆牆。」孔穎達《正義》：「《周禮·匠人》有『葺屋』『瓦屋』，瓦屋，以瓦覆；葺屋，以草覆。此云『葺牆』，謂草覆牆也。」「葺蔕（牆）」語亦見於馬王堆帛書《陰陽五行甲篇·《雜占之五》4下。《左傳·昭公二十三年》謂「必葺其牆屋」云云，《左傳·哀公三年》講救火謂「蒙葺公屋」，杜預注：「以濡物冒覆公屋。」前引簡文謂公器之「可以為薪及蓋葺者」云云，文從字順。

進而言之，前舉「縉」字可以看作「緝」字聲符不同的異體；同樣地，「蔕」即「蔕」字或「蔕」字繁形，其字亦可就看作「葺」字聲符不同的異體，而與後世字典韻書中作「水草名」之「蔕」字或「草名」之「蔕」字皆無關。同時，其字所从「翬」形，又正是勾連起「習」與「翬」的關鍵中間環節。

## 五 結論

總結本文所論，「翬」形來源有兩種可能。一是由「習」作「偏旁移位／易位」之異體而來，一是由「習」之繁形「翬」省略上部「羽」形而來。總之可以肯定的是，「翬」形應係自「習」分化。從各方面權衡上述兩種考慮，應以後者可能性更大。

試想，如果將前舉漢代文字「闔」形直接看作「从門習聲」之形聲字、係「闔」之原始形體，「闔」由其中「習」旁的「羽」形移位而來，則因秦文字「闔」形出現在前，這樣講顯得不夠自然。還有另一個重要疑問是，如果將「翬」形直接說為由「習」變來，那麼其原因或者說「動力」是什麼呢？也很難講清。我們知道，文字系統中「分化」的情形，最常見的是「利用異體分化」；而在出土文獻中已經頗為多見的一般的「習」字及「習」旁，卻從未見過有作「彗／羽」形移到下方者，亦即未見「習」有變作「翬」形的異體；那麼，為何在「闔（闔）」字中的「習」旁會出現此類特別變化，即感難以解釋。

因此，由上述疑問考慮，還是將「翬」形來源與「翬」形相聯繫為說更好。秦簡文字的「翬」形，係現所見時代最早者；而且如前所述，它還可能是沿襲更早的較繁複的「籀文」而來。則將其說為「翬」形所自出的原始形體，顯然就更為自然合理了。「闔」字中的「翬」形，即由「習」字繁形「翬」省其上部而來（可能與其形處於「門」旁中、地位侷促有關）；由此而言，漢代文字的「闔」形，也不應該簡單地直接看作从「習」得聲，而同樣可能經歷了或是「暗含」著一個从「翬」的中間環節，或者是先有「闔」形、再由之而變出。

由此再來考慮「𦍋」字本身，它也很可能並非一開始就獨立成字的，而更可能應係在「𦍋」等作偏旁者中，較為固定地寫作「𦍋」而不作「習」形後，再「截取」出來獨立成字並作能產聲符的。事實是否如此，可以靜待以後更多材料來檢驗。

——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初稿完成，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四日改定

## 參考文獻

### 專書

王利器：《鹽鐵論校注（定本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年。

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：《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〔壹〕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。

白川靜：《字統（普及版）》，東京：平凡社，1994年。

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，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。

汪濤、胡平生、吳芳思主編：《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》，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7年。

林志強、田勝男、葉玉英評注：《《文源》評注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7年。

林義光原著，林志強標點：《文源（標點本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。

洪燕梅：《《說文》未收錄之秦文字研究：以〈睡虎地秦簡〉為例》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6年。

夏利亞：《睡虎地秦簡文字集釋》，上海：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，2019年。

陳松長主編：《嶽麓書院藏秦簡（柒）》，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22年。

陳偉主編，彭浩、劉樂賢等撰著：《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（壹）》，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16年。

陳斯鵬、石小力、蘇清芳編著：《新見金文字編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2年。

-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：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〔壹〕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0年。
- 黃德寬主編：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7年。
- 黃懷信、張懋鎔、田旭東撰：《逸周書彙校集注（修訂本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。
- 董蓮池編著：《新金文編》，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1年。
- 裘錫圭：《文字學概要（修訂本）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3年。
-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：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0年。
- 趙平安：《隸變研究（修訂版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0年。
- 趙平安、李靖、石小力編纂：《秦漢印章封泥文字編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。
- 黎翔鳳撰，梁運華整理：《管子校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年。
- 劉 桓編著：《新見漢牘〈蒼頡篇〉〈史篇〉校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9年。
- 劉 釗主編，鄭健飛、李霜潔、程少軒協編：《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0年。
- 簡牘整理小組編：《居延漢簡（壹）》，臺北：中研院史語所，2014年。

## 論文

- 中國政法大學中國法制史基礎史料研讀會：〈睡虎地秦簡法律文書集釋（四）：《秦律十八種》（《金布律》—《置吏律》）〉，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編：《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》第九輯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5年。
- 孔德眾、張俊民：〈漢簡釋讀過程中存在的幾類問題字〉，《敦煌研究》2013年第6期。
- 李家浩：〈釋上博戰國竹簡〈緇衣〉中的「茲臣」合文——兼釋兆域圖「逖」和屬羌鐘「𩇛」等字〉，收入《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·李家浩卷》，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。
- 張麗萍：〈釋西北屯戍漢簡中的「接櫟」——兼論「椎」的所指和作用〉，《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學報》2019年第1期。
- 陳安然：《嶽麓秦簡「令」集釋》，長春：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23年。



- 陳 劍：〈秦簡「闕牒」志疑〉，「《嶽麓書院藏秦簡》國際學術研討會」論文，於湖南長沙舉辦，舉辦日期：2023年11月9-12日。
- 裘錫圭：〈漢簡零拾〉之「一五、守御器雜考」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簡牘帛書卷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劉 釗：〈古璽格言璽考釋一則〉，收入氏著：《書馨集——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論叢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。

## 網路資料

- 王 寧：〈釋嶽麓秦簡〈為吏治官及黔首〉的「不濕」〉，武漢大學「簡帛」網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?qinjian/6461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15年8月22日。
- 方 勇：〈讀《嶽麓書院藏秦簡（肆）》札記二則〉，武漢大學「簡帛」網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?qinjian/6656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16年3月25日。
- 李洪財：〈《肩水金關漢簡》（伍）校讀記（一）〉，武漢大學「簡帛」網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?hanjian/7481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17年2月25日。
- 張俊民：〈《肩水金關漢簡（壹）》釋文補例〉，武漢大學「簡帛」網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?hanjian/6288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14年12月16日。
- 張俊民：〈《肩水金關漢簡（叁）》釋文獻疑〉，武漢大學「簡帛」網，網址：<http://www.bsm.org.cn/?hanjian/6313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15年1月19日。